

百越野史
巫傩文化
南蛮风俗
画家散文
散文家画

南
寧
人
學

唐思源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南寧野人筆記

谨以此书献给走出山村的农民子弟和留守家园的父老乡亲
思源手记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蛮野人笔记/唐思源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80740-669-3

I. ①南 II. ①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J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1038号

责任编辑

吴志刚

封面设计

唐思源

版式设计

汤 靖

书名

南蛮野人笔记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375

版次

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669-3/I·578

定价

3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谨以此书
献给
走出山村的
农民子弟和
留守家园的父老乡亲！

——思原手记

我是谁？（序一）

唐思源

我是谁？我是九疑山一根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是谁？我是南蛮野人的儿子，当挑夫的命，做秀才的梦。
野人该不会写笔记吧。野人没有完整的语言文字，写什么笔记？
然而，世有笔记，是从野人开始的，如“结绳记事、刻木为契”。长沙出土了七千年前的刻陶散文，也是野人干的。

我生在苍梧之野。我的祖先有虞氏族在九疑占山为王，负隅顽抗了三千年，被儒家称为南蛮野人。夏禹、秦皇南巡至衡岳，也只能望舜陵遥祭而莫能近叩；三国孔明能七擒孟获，命关羽战长沙，使赵云取桂阳，令张飞克零陵，对“其半蛮夷”的九疑，他也只能挥军绕道。

天下皆闻，百越蛮夷，闭关自守，崇尚巫傩，信奉图腾，与史官文化格格不入；四海皆知，百越湘军，遇丧而乐，视死如归，又仗奇峰险恶、虎啸猿啼、草木皆兵，武不可力克，文不能智取。难怪，宁远古城庙门上高悬匾额：“文武百官在此下马”，足见蛮夷之桀骜。

我在九疑长大，自幼看见舜陵废墟上的残垣，就有着某种迷失的忧患。从小放牛牧鸭、赶山猎河，像野人一样，“短卷不裤”，满山里撒泼，落得潇洒洒脱。后来，知道遮羞了，才觉得活着该去做点什么。

学画吧！

我开始觉得学画不需要文化；老了才明白学画更需要文化。

明白时已经两鬓初霜，屙屎挖茅坑，戴着老花镜来读孩子的中学课本。读着读着，竟有一点偷渡文海的贼心。买过一本《文学的基本原理》，可惜只看了一行标题

“文学的形象与典型”，就接到“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此后那本书就一直崭新在书柜里一动未动。

回头看来路，行迹匆匆，匆匆得连翻读自己简单藏书的时间都没有，何况浩茫的学海书山？“文革”后期，在那种离乱的茫然与期盼中，考学无门，当兵不成，童梦未醒，鸟毛未丰，父母就催命似地说“男大当婚”。稍不留神，就有人叫你爸爸了！从此，你就肩负起上承父母下牵媳妇下载子儿的重担，像一个扛枷的流放者，在无声的鞭笞下，蹒跚踽踽走上迷迷蒙蒙的苦旅征途。

好在我剽学了一门士大夫们的看家本领——国画，聊以卒岁。我没有忘记一个苍梧野人该有的自轻自贱，我是不敢涉足儒家殿堂的。可是，野人不服，我的故乡九疑就出过两个状元，一个村就有过二十几个进士。历史蛊惑我忘记了出身与命相。因而就在我为绘画补习语文的时候，有了写作的冲动，昔日染指文学的贼心又死灰复燃。

十年前，海南《天涯》杂志开辟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文学形式叫“城市语文”，我每每欣阅之后，又愁然不惑，城市之外，中国十亿农民，有谁赋其一种语文并载入书册呢？

胆大妄为，我这个山里人为父老乡亲辟了一块文学菜地——“乡村语文”。为什么呢？还用我画集前那句首语：“为走出荒芜的山野村夫，为留守江湖的樵家兄弟。”



但求读者原谅的是，野人不懂儒学的理法规范，不合官文的心路历程。我只能土法上马，用家乡“土谈”、“野话”、“俚语”来写我的小村我的小河我的小桥我的小镇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人物小事情。

唯有山是大的，大到我舜帝爷乐意“解体而升、以山为陵”；大到我泰爷独居一峰览千里岸山。所以，我这支小笔又不得不写大，谁叫我出生的小村对面就是高耸入云的九疑山呢？谁叫那山下有一条可以通往北京通往罗马的羊肠小道呢？

你问我是谁？我问谁是我？后面翟墨导师生前为我写的序《他是谁？》，比我看我更明白。

且为一序。

2010年7月26日于蒲桃堂

他是谁？（序二）

翟 墨

他，爱画葡萄亦善画葡萄，许多人画葡萄斤斤于一粒粒细抠细描，往往弄出一堆僵硬溜圆的死玻璃珠，堕入低俗的匠气。而他笔下的葡萄颗颗晶莹剔透而又浑然一体，簇簇疏密有致而又紫碧欲滴，无论在瓮边还是在字里，都跳着一颗欢乐的童心，透着一股鲜活的野气。

自1988年他北京个展前夕梦见自家的葡萄园，他写梦成真，画出第一幅葡萄画《故园秋色》。他说：“兴许是磐石与荒原的过于沉重，我更多的时光是徜徉在玲珑剔透、酣畅淋漓的葡萄园里，那种如释重负的随意表达，展示出无须对民主自由呐喊的人性本质，使我回归到三十多年前在山间小路上，背对夕阳、轻吹牧笛、悠扬婉转、欢快飘逸的童梦之中。”

难怪山东美术出版社将他的《怎样画葡萄》列入“中国画自学丛书”作为教材。

难怪有记者撰文盛赞：“湖南出了个唐思源，中国有了个‘葡萄唐’！”

他是谁？他是“葡萄唐”——唐思源。

他似乎乐于沉浸于“葡萄唐”这一语义双关的称号，他计划在《美术观察》上把他的“葡萄”和“唐”渍一盘夏日冷餐。

我想：如果他只会画葡萄并想以此“一招鲜吃遍天”，那么以“葡萄唐”的称号浮出水面未尝不可，不过也太容易同“墨竹王”、“梅花王”、“猴王”等江湖三流画家混同在一起。如果他还会画别的甚至更会画别的东西，那么他就应该接受“葡萄唐”作为自己的标志。

我打开他的融“画家散文”与“散文家画”于一体的《野人笔记》，蛮野泼辣的文笔和卓尔不群的见解一下子牵挂了我的神经！浑然大气和境界神秘的山水画吸引了我的眼球！还有那冷峻雅洁的梅花与自由洒脱的书法，这么一个画路颇宽、出手不

凡的画坛俊杰，如果突然亮相于或仅仅定位于“葡萄唐”，这实在太可惜了！

《野人笔记》作者简介：“唐思源，号苍梧野人。”这是个多么振聋发聩的称号！他的命脉在湖南永州苍梧之野的九疑山腰，里通野人谷，外连十万山。儿时放牛习画，两度辍学；稍长刀耕火种，放排烧炭；三十岁出山，举办画展。哦，他原是九疑山的孩子！《山海经》曰：“南方苍梧之中有九疑山，舜所葬。”九疑，这舜帝长眠的九疑！这娥皇女英泪洒斑竹的九疑！这百越野史南蛮风俗的九疑！这至今还流传着瑶族女书的九疑！这毛主席诗词讴歌过的九疑！如此多的原生密码，如此大的诱人魅力，怎一个“葡萄”了得？

“1994年1月18日夜11时20分，我的父亲停止了呼吸。此时户外一声巨响，桑梓的葡萄架訇然倒塌。”唐思源在《我家葡萄》中回放历史，认为自己“暂歇山水，专注葡萄”，是“父亲在天之灵的暗示”，“是那个倒塌的回应？”依我看，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自然密码。在我看来，不妨把1988年北京个人画展前夕他梦见自家的葡萄园，作为自己专注葡萄的理由，而把1994年的葡萄架訇然倒塌，看作回归山水的启示。家乡呼唤大山之子，重新关注“斜屋炊烟，水车吱呀，月塘萎荷，秋菊木篱”，关注“九疑山人忍耐贫瘠而犟守故土那份原始的质朴与率真”，关注他们如何营造芙蓉王国里的新朝晖。

思源思源，葡萄固然可以继续画下去，但只画葡萄，所负也轻，所成也小，而百越野史、巫傩文化，才是无穷的创作富矿。南蛮风俗，布衣情结，才是不竭的灵感源泉！我劝他莫急于以“葡萄唐”仓促定格，最好以“苍梧野人”披挂出山！

他是谁？他是“苍梧野人”——唐思源！

在文明远离自然，一天天走向纤细柔弱、刻板繁琐的时候，“野人”以其原生态的质朴、大气与活力给文明带来了新的生机。

唐思源画中的葡萄，好就好在多了一股鲜活的山乡野味。

唐思源手中的山水，好就好在少了几重雕琢的刻板繁琐。

唐思源笔下的书法，好就好在灵秀中包含着的沉稳憨厚。

唐思源口里的土谈，好就好在俚俗中袒露着的人性赤裸。

他的《葡萄》画出了葡萄的柔韧和薄霜、甜汁和蜜液，也画出了自己的画情和“画路”。

他的《傩魂》画出了挺拔崛起的九疑群洞柱、壮伟神秘的三分石太阳鸟，也画出了自己对民族基因的崇拜。

《年轮》是月下水车巨轮不息的合奏，还是沧桑岁月无尽的讴歌？

《泽野》是天地一抹脱出的鹿群绰绰，还是画家心中坦荡的丘壑？

他是谁？他是以文学书画综合实力和野性闯进画坛的一匹“黑驹”——唐思源！

每位画家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但他的选择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优势，激活自己的创造潜能，却是大有讲究。

意到则气到，气到则力到，目标的选择和追求过程，也是画家自我暗示和自我塑造的过程。

是安于做“葡萄唐”在葡萄小品里淘情趣，做一个小画家？还是倾力打造“苍梧野人”，以世界眼光普照苍梧之野，以人类情怀破译九疑谜团，做一个大画家？等待唐思源的抉择。

他是谁？他是有待于自己用创作实践和漫长岁月做最后定位的唐思源。

翟墨，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著名美术文学评论家。因病，2009年68岁与世长辞！
思源出版此书重发此文，仓惶惶赴先生之重托。如此语重心长，思源只有夜以继日，安敢沉睡？

——2011年谨记

- 我是谁? (序一) 001
他是谁? (序二) 004

(一) 乡村语文 001

土谈	003
野话	007
耶	010
辛屁股耶	012
女亲	015
改伴	018
钱脚	021
挑江过河	025

(二) 娘亲舅大 037

泰爷	039
父亲与牛	044
四姐	047
三杯通大道	049
猎耗	053
钱柜	058
清心	060
纺歌	063
冬雪	065
卯时闹子	067
补丁	070
娘亲舅大	072
蛊难	075

(三) 南蛮村夫	079
十三卵子	081
捡狗屎	088
邓筒宝	092
狗弄古	094
赶鸟	098
洗黄桶	101
丁香	104
贪吃鬼	107
排队	109
(四) 巫鬼傩魂	113
鬼节	115
鬼婆	121
九疑佯牁	125
淫恶与淫美	135
南蛮驺虞	142
傩魂	146
哭嫁	150
祸根	155
咒语	159



目 录

(五)山风野俗	163
牧鸭	165
打赌	167
露天电影	169
山野号子	172
野人谷	181
山路	186
赌命	188
从前,有座桥	190
母校的桂花	195
好大棵树	198
好大个官	202
女书	206
读上甘棠	210
后记	216

(一) 乡村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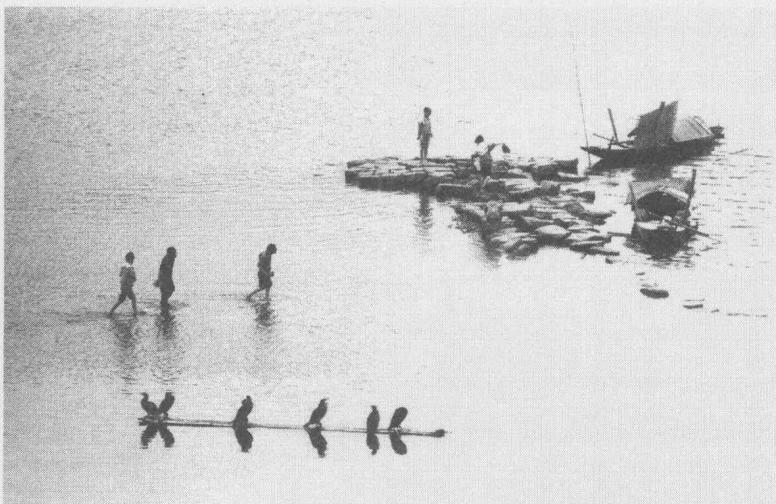
乡料墨文

如果说“城市语文”是儒学的现代表达形式，那么，“乡村语文”则是我扣给民间“土谈”的一顶美丽的帽子。倘若我的《南蛮野人笔记》有那么一丁点贡献，就是提醒学界予以重视：每个民族的原始语言，都是一座活着的民俗历史博物馆。

关于语言，韩少功先生在《马桥词典》中有一段精辟的阐述：

语言是人的语言，语言学是人学。迄今为止语言学的各种成果，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和人生的各种有效工具，推进了人们的文化自觉。但认识远没有完结。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语言与生命的复杂关系，一次次成为重新困惑人们的时代难题。

我的“乡村语文”，发生在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永州之野。那地方产异蛇也产异人产异说，产老虎产状元也产湘军。那里的人喜欢讲野话，打土谈。货郎担进村先用官话吆喝叫卖一串，最后总要补上一句土谈。要不，连狗都会狂叫着把他拦在村外。



土 谈

永州有句老话：道州衙门难进，宁远土谈难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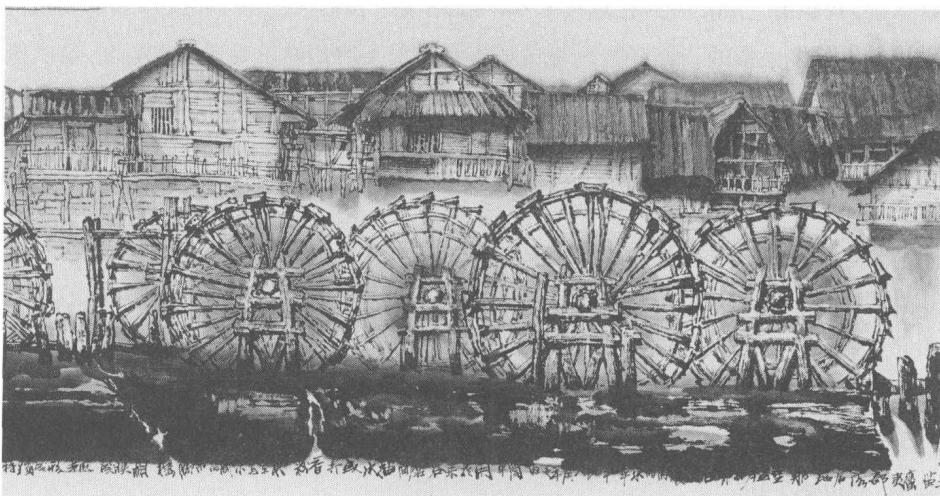
《南蛮野人笔记》开篇，我就打“土谈”。

我的家乡是原始南蛮人巢居的苍梧之野，虽然历史已越万年，却因为大山的封锁、交通的阻塞，使很多远古的语言一成不变地存活下来。宁远土谈的冷僻与疑难就是见证。

我的人生经历是从故乡那隅桑田开始的。我的语言的启蒙，是从我出生的山间小村的“土谈”语境中开始的。毋庸置疑，我对“土谈”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出生后说的第一个字就是“耶”，比“妈”的难度要大；到上小学才学讲“官话”——我们的“语言”在启蒙阶段就不顺畅。

古代少数民族把汉人称为“官人”，汉语就代表“官话”。“官话”在多民族融合过程中仍保留着各地的部分方言，所以，“官话”又分北方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等。湖南与云、桂、川、赣、鄂称西南方言。九疑与广西交界，讲桂林官话。我老家唐姓人早期族居“九疑舜源峰之侧，鲁女峰之旁”。唐家人还流行一口地道的平话，至



▲ 水车，我故乡的梦，我土谈语境的发生地。

今尚不知出处，非常难懂，它和官话混杂一体，当地人称它为“土谈”。唐家人除非遇到外人不得已而使用“官话”，且不时把普通话、方言、土谈糅在一起，让你听得似懂非懂。

“你耶卖偷野老公的，你那山高不如我的岭高，没朵没朵，哟格山膏没格嗯格脸膏。”

“死人，他在拿你的脸比他的屁股。”

是吧，听得你莫名其妙，我也无法翻译。

“昨向早我匝臣赶卯时闹子过来砍起三斤菜，那西瓜皮砍老壳的耶卖屁，一扒锅煮完，连碗都和狗翻刮的样，杀廓我告友和满满来，卯，碗柜里剩起些偷吃婆。紧你那么讲，老子还是女亲，要是半路亲，晓不得惨到哪个其扁？”

如何？云里雾里了吧？我试试给你大致翻译过来：

“昨上午我姐夫赶早市过来割起三斤肉，那西瓜皮杀头的娘卖屁，一锅煮完，连碗都和狗舔干净的一样，后来我姑爷和叔叔来，操，碗柜里剩下些蟑螂。随你怎么讲，我还是头婚，要是二婚，不晓得惨到哪个程度？”

如何？云开雾散吧。

“土谈”不如“方言”流通，但传统“土谈”的许多语词更关照人性更贴近生活的原意，当我步出“土谈”之门，远离家乡，全面了解“官话”之后，再返顾“唐家土谈”，反而觉出很多民俗的、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特质对事物的喻示是通用“官话”难以诠释和代替的，“土谈”、“方言”更形象更哲学更直接地喻事，比儒家的官话更率真明了，这也是“官话”中许多“方言”甘于接受“土谈”掺和的原因所在。比如：“官话”中丧偶或离异再婚的女子，唐家人就称她“半路亲”，简明贴切又蕴涵了人生之“路”的哲理。相对“女亲”，就是“处女、闺女、未婚女出嫁”的简称。又如“半边人”，是指丧夫守节的女子，然而称之为“寡妇”就含贬意，而“半边人”是要受到公众的尊重和同情的。在唐家人看来，完“人”是夫妻的总和。“人”字一撇是女人，一捺是男人，相互支撑，少了哪一笔都不成“人”，不成“家”。又比如：你说年纪不轻了，他说屙屎都可以砸烂缸坯了；你说见钱眼开，他说棺木里伸出手来；你说休息，他说透气；你说躺椅，他说懒人床。

唐家人有一本自己的“辞海”，一本抗拒删改异化的“辞海”。唐家人视其为“一